□ 姚祖喜

岁月故事

一

上完2022级6个班的《数学分析(三)》习题网课后,在神州大厦接待方冰。

喝红酒。

红酒是学江陪香港的几位合作伙伴去银川考察宁夏红酒时给我寄来的。学江说,香港的朋友认为,宁夏红酒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准。

方冰是我姚民家族的人,比我小几岁。按字辈,他叫我太公。

小时候,经常跟着母亲去深山里二姨家。那个地方叫半山。方冰家在我二姨家隔壁。

方冰的父亲是1932年的,比我大32岁,但按字辈是我的孙辈。那时每次到半山去,他父亲见到我这个几岁的小孩,都叫我小公。

这是家族社会的伦理,是乡村社会的伦理。那时的人讲究传统伦理。

小,故乡的发音,ne。

还记得他父亲叫宗杰。方冰有兄弟姐妹6人,方冰排行倒数第二。方冰说,他父亲几年前过世了,享年86岁;母亲过世得早,六十多岁过世的,没享到福。

从没有印象方冰的两个叔叔叫什么名字,似乎也从未听人叫过他们的大名,只听大家叫他们九杯子、十杯子。

因为辈分高,我从小也叫他们九杯子、十杯子。

九杯子和十杯子比我大一二十岁,那时我才几岁,他们经常抱着我玩。清楚地记得,我老扯他们的胡子。我问他们痛不痛,他们说不痛,最后把我的小手都扯痛了。

我在多处写到过他们。

我很想念他们,很想再见到他们。

再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肯定抱不动我这个老小孩了,但我还要扯他们的胡子。

方冰一家4口来北京,他老婆子前两天有事先回去了,儿子有出息,南开大学毕业,马上要去上海读研,他女儿在上幼儿园。

从宗杰到方冰,再到下一代,中间就差一代,一切却已仿如沧海桑田。

老婆子,故乡的语言,妻子、爱人的意思。

故乡的方言中没有妻子、爱人这样的称呼。

在故乡,老婆子,和老没有任何关系,年轻叫老婆子,老了也叫老婆子。

婆,发音,bo。

方冰1990年高中毕业,考上财校,毕业后一直在银行工作。

九杯子会吹唢呐,还会拉二胡。我原来知道九杯子会吹唢呐,不知道他还会拉二胡。

我的印象,十杯子也会吹唢呐。方冰说,他小叔不会吹唢呐。

好多人都移民搬迁了。说九杯子还住在半山,说半山还住着几户人家。

九杯子那个寨子,湾内,还住着两家。两家,就是两位老人。

方冰说,半山还有位叫希盛的会拉二胡。希盛住在湾内对面那个寨子。方冰说希盛拉起二胡来,那琴声绕山绕梁,听得人愁肠百结。

方冰说这个话的时候,那无限佩服的神情狠狠地感染了我。

希盛,按字辈,是我的上一辈。

我跟方冰说,我以后要去深山里,和他二叔,九杯子,住一段时间。

到时候,我要亲自问九杯子一个问题:两兄弟为什么叫这样的名字,九杯子、十杯子?

这个问题,从一个黄口稚子到如今耳顺之年,已经困扰我半个多世纪了。

当然,主要的,我想去听九杯子吹唢呐,听他拉二胡,我想去听希盛叔那绕山绕梁让人愁肠百结的琴声,我想去过深山里的生活,重温那逝去的岁月。

二

方冰讲了一个他自己的故事,1990年高考那年的事。

想着高考那几天得穿好一点,就到处找,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一身好衣服,父亲的一件衣,母亲的一条裤。

母亲的裤子是一边开扣子的那种。那样的裤子,一个大小伙子穿着实在是太让人难为情了。好在衣服长,可以遮住那一边开的裤扣子。

可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屋漏就会老下那种连阴雨,穿妈妈的裤子,从乡镇长途跋涉去县城赶考的路上就会被同学发现,一把掀开衣服……

往事回忆起来,让人感慨。

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谁又没有几个这样那样的故事,说起来笑死人,想起来辛酸死。

三

后来,方冰又讲了他的一个故事。

他从初中到高中,成绩一直很稳定,一直都是班上倒数二三名。

对学习没有兴趣,也学不懂。从未主动背过一个单词,也从未做过一个作业。

直到高中的某一年某一天,他收到一张纸条,一位美女同学写给他的,大意是,如果你好好学习,以后考上了,我就……

动力瞬间就来了。

学习主动了,学习有兴趣了……半年不到,一切都改变了。

长话短说,1990年高考,他是他们班上考上的两位学生之一。

那个年代,很多班都剃了光头,还有一些县,整个县剃了光头。

美女同学改变了他的命运。

后来他去找那位美女同学,美女同学却很诧异,说根本没有给他写过什么纸条。

再后来,终于弄清楚了,却原来是一位男同学搞的恶作剧。

四

八九十年代,绝大多数人升学无望,大概那时唯一的好处就是轻松,心灵可以像野草一样自由生长吧?

五

一个个小故事,却是时代的缩影。

六

金秋时节,首都最好时节。

在外漂泊几十年,有故乡的亲人挂记,心里很温暖。

各种闲聊中,连接起异乡与故乡的情感。

告别。

我和老婆子吴同学步行回。

下起了雨。

一路上,淅淅沥沥的雨声中,脑子里过电影,想起好多人……

七

周末空旷的大街上,车在大雨中前行。

两师徒边走边聊。

好几年没见到广进了。一次次说来看我,但由于该死的几年疫情……

到李先生吃牛肉面。

广进是我近二十年前的学生。

考入首都求学;求职;买房;成家;生儿育女;照顾老人;工作……在首都成功待下来了。

这是这个时代,一位年轻人为生存为生活打拼的故事。

八

暑假期间,近距离看到中学生的生活。

假期。初中生两周假期;高中生一周假期。一本本暑假作业。

上学期间。初中生,早晨6:30到校,晚上9:30离校;高中生,早晨6:00到校,晚上10:30离校。期间,午餐和晚餐各一个小时,吃完饭后,就在教室课桌上趴着休息一会。

我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上的中学,初中三年,高中两年。

那时是早晨八点上课,中午两个小时的午休,下午四五点下课,作业极少,两个假期都很长,没有假期作业……

印象最深的是初中。午休时间,经常到古镇街上闲逛,去看那个老铁厂的铁匠师傅打铁,去看锅罐厂的师傅把橙红色的铁水倒进模子里做铁锅做鼎罐;有时喜欢在操场边看风景,常会有篷船从上游顺流而下,这时常有人把两手合成一个喇叭对着河中锐声叫喊:买柴火!河中篷船应声驶向岸边……晚饭后经常去清水江边散步,去看老彭老师打鱼,网中粼光闪耀……每周一次的劳动课,跟着顺培老师上山种菜……

我的初中同学中,成绩最好的,后来几乎全部进入了教育行业。

这是我的时代故事。

现在的中学生的时代故事用一个网络词可以概括:卷。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故事,时代故事下,有一个个个人故事。

时代故事加个人故事,构成一个个岁月故事。

九

昨天见了一些人;家人提前一天给我过了节。

今天,在山里,文林居,把一些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把小文"过去的好时光(十一)"又看了一遍。

"过去的好时光"系列,是在初中同学群里打的,时不时打几段,想到哪里打到哪里,纯粹的即兴之作。

"过去的好时光(十一)"这篇文章,把初中三年每一位教过我的老师都回忆了一遍,还顺带提到一些小学老师和一些高中老师。

想起高中的余师,想起大学的蹇师,想起硕博时的郑师、李师,想起工作单位的我奶、光优书记、曹师、陈师,想起许多亲人、同学、朋友,想起我的许多学生……

像我们这样的纯野生动物,一路坎坷,最终能够还算顺利地走过来,多亏人生路上遇到的一位位贵人。

十

我们决定不了时代,但我们是否可以舍弃一些东西,用勇气写出一些精彩的故事?

十一

补注:文明看了文章后的回复。

加上文明的回复,文章就更完整了。

文明,我初中同班同学,我的侄子。文明就是半山的。他初中、高中,语文都是第一。他是中文专业毕业的高才生。他在州里几十年做校长,并任一方教育主官。

文明的回复:

"希盛是我的叔公,祖喜是我的叔叔,一个家族是很讲究辈分的。小时候当然不讲究,鲁迅在《社戏》里讲过,孙子打了太公也很平常。但是年纪一大,就一定很讲伦常,对辈分高的一定要执晚辈礼的。

希盛公是个奇才,唢呐是我们寨子里的老大,寨子里吹唢呐的基本上都是他的徒弟。但他不会拉二胡,拉二胡的天才是希斌。

希斌也会吹唢呐,是跟希盛学的。

希斌这人真是音乐天才,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文艺宣传队的骨干,集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可惜的是,受家庭所累,他未能读大学中专。

他的二胡、笛子都是一绝,我们总是围在他的身边,听得如痴如醉,如醉如痴。

眨眼间,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毛主席讲'38年,弹指一挥间',从1980年初中毕业算起,我们早已超过了。"

"读祖喜叔的文章,不由得就想起了过去。"

"你的文章唤起我的回忆,也让我思考家乡家族家庭的文化,乡愁油然而生。"

十二

看了文明的回复,我着急了,但愿我不要错过了九杯子、我希盛叔、我希斌叔。

明年底退了休,我要立马去找他们。

不,明年暑假我就去找他们。

不,今年寒假我就去找他们。

□ 潘启和

村 超

一种激情盛放得热烈
一种气氛燃烧得滚烫
厨师钢筋工教师屠夫
商店老板开挖机的师傅……
职位不同,但是
燃烧的激情却是相同
在苗乡侗寨
在隐藏的山里旮落
村民的足球以缤纷的方式奔跑
将幸福与和美诠释得淋漓尽致
别开生面的猪牛鹅
成为冠亚军的特殊奖品
身份证就是看球的门票
这里拒绝高额的诱惑
苗歌侗韵民族舞蹈
将每一份期待燃得尽情
那些金银闪晃的加油声
特色的穿戴透泛民族的光
赛场上各行业聚集的裁判
站立成公正的身姿
这里是一片热情坦诚的相待
这里心与心的距离最近
这里的呼吸是最真的人情
这是最草根的足球比拼
这是最朴素的全民参与
所有参与和关注的人
都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 杨非木

还乡辞

(一)

稻穗在鞠躬
向日月星辰致谢
向阳光雨露致谢

而我那为田地不停弯腰的父亲
在收完数十茬谷子之后
也被定格成一秆稻穗
守着山越青水越绿的家园
等儿等女

(二)

祖辈推过父辈推过
我也推过的石磨
被放在了门口的花圃

曾几何时开始用表面的静
去磨雨磨风
把几辈人磨过的五谷
磨成一部乡愁

(三)

连枷,别说作为一种农具
即便作为一个词语
对很多人来说都显得非常陌生

一长一短一粗一细
在不停捶打生活的过程中
不离不弃

我都忘了有多少岁月
已经没有用过它,而昨天
很高兴看到等待开学的侄女
也能从容挥舞

(四)

腰篓,篾制的腰篓
仿佛也即将灭绝的腰篓
当父亲让我拿出去捉鱼的时候
我看到又有补过的痕迹
明明可以提一只小水桶或者一个盆
为什么偏偏拿出这破家什

那一片片精心编织的竹篾
仿佛父亲的一次次欲说还休
之于我
那是一行行乡愁

□ 左熙荣

教师颂

古今师者育贤才,
授业解惑睿智开。
桃李芬芳蔚天下,
华夏复兴春风来。

□ 陈本良

稻谷黄

金秋八月稻谷黄,郊野出游喜洋洋。
现代耕耘生态美,栽秧收割不慌忙。
乡村振兴一同富,甩掉贫困奔小康。
苗侗风光无限好,国强民富暖心房。

□ 李茂奎

大地的回声

—— 读《擎天大地》

一日,临近2022年年终,刘燕成君通过快递邮寄了一本《擎天大地》给我,我手不释卷,夙夜拜读,如同悠闲地在凤城老东门遇到了乡友,坐侃了一次大山,神清气爽,酣畅淋漓。

虽然同为天柱县竹林镇人,但我与刘燕成素未谋面,一个是所住村寨隔的远,一个是我们年龄隔的远。我离开文学现场多年,燕成是后起之秀,在一些报刊上见到过名字,在贵州省作协举行的2022年"作家进行时"征文活动中,燕成的散文获奖,我的诗歌获奖,这是我俩名字靠得最近的一次。后来,竹林镇举办捐资助学活动,燕成亲临现场,我因俗务缠身不能前行,就此错过。我想,燕成对我也不熟悉,以至于寄书给我时,只写了单位名称,没有写详细地址。《擎天大地》还有四位女作者,都是我不认识的。

《擎天大地》是一本散文合集,分为五辑,收录了五位作家的39篇文章。熟悉的人都知道,从书名来看,是一本对天柱定点描摹的书,是一部具有鲜明的文学地理的集子。是行走于大地之上,扎根于大地,对大地的深情呼唤,对大地的悲欢纠缠,人生之慷慨悲歌,是大地的回声。她厚重、典雅、充满质感,散发着清水江水的清香。关乎天柱的历史文脉、地域特色、人民品质,极富思想内涵和艺术水准。是扎根泥土、情牵百姓、坚守人民立场的作品。

《擎天大地》是家乡天柱的出心灵地图,是这块大地上的情感导航。将家乡的人物、景致、风俗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寻着这一线路,将到达精神家园。

相对于刘燕成的离乡,其他几位还算是在乡,在潘银梅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地良"一派生机勃勃的绿"、听见注溪"溜溜歌"、掀开抱塘像新娘一样"蒙着的面纱";认识潘银梅"总能从满满尖尖的背篼里"掏出不同季节的野果的母亲、"头发稀疏淡黄"的三姐;甚至还为我们科普一下紫苏、鱼腥草等植物;品味端午节的粽粑、故乡秋韵;走进潘家垮大门里的岁月、时光中的细店。

家乡的景物,是徐明珍向我们展开的画面,甘溪侗寨的宁静、远口的一江春水东流、鉴江的川流不息、石柱岩的"一柱凌星斗"、花团锦簇的高佑梨花、石洞老家腊月初五的雪。在徐明珍笔下,这些都是让人向往之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在《擎天大地》中,传统文化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注溪社节,对酒当歌的地良侗年,歌声飘过山坡的竹林苗年。在龙春兰眼里,"乡愁便是那香喷喷软酥酥的社饭味道",民族文化溢于笔尖。

张兰银除了书写家乡的风景,对民族传统文化落笔更多。过年的打糍粑、香软可口的三月粑、侗家少女做女红,让人过目不忘。

乡愁最初来源于人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留恋,是内心深处一种对家乡、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记忆、怀念与向往,是内心深处一份情感和精神需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当下"乡愁"的内涵大为扩展,并表现为对乡村自然生态的追求、对传统乡土文化的依恋和对乡村生活方式的怀念等不同维度。潘银梅、徐明珍、龙春兰、张兰银,离开了老家的村庄,到县城工作,虽然离家不远,在她们的叙述里,但也有淡淡的乡愁。

相对四位女作家,刘燕成身居贵阳,算是离乡人了。燕成的散文中,有对家乡更多的乡愁。"乡愁"是一种情感状态。从词源学考察,乡愁有"homesickness"和"nostalgia"两种表述。前者将乡愁归结为一种由思乡而导致的疾病;后者则认为乡愁是一种怀旧情绪。1688年,瑞士医生Hofer通过对出国作战的士兵和随从进行跟踪调查,进而提出了"思乡病"的概念,认为乡愁就是"一个人由于长期离开自己的家乡且害怕再也回不到自己家乡而感受到的一种怀旧和痛苦的情绪"。 无论是少小离家的忧思别绪,成年后衣锦还乡的祝福和期盼,还是暮年之际落叶归根的精神信仰,乡愁广泛根植于人们内心,代表了一种共通的情感体验和价值主张。这是乡村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也是乡村得以延续的重要特质。很多人终其一生,坚持不懈地进行故土寻宗,为的就是让身体和心灵能够抵达最温暖的归依。记住乡愁,人心自安。留住乡愁,可以增强乡村文化自信,使之成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精神纽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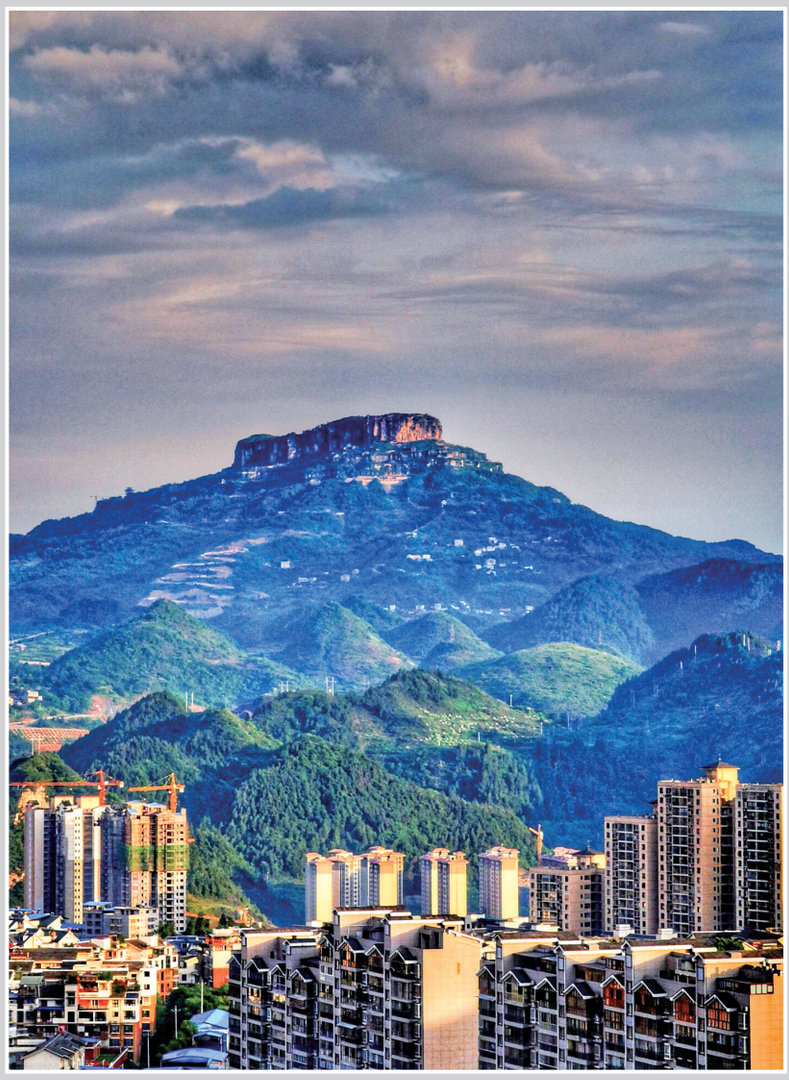
燕成离家离得早、离得远,大都是"离散"的乡土吟唱,有中国传统乡愁书写中"原乡人"因离散现实与乡土情结而触发的带有无奈与痛感的思乡情愫。燕成怀着无法复归的"乡愁",传承并构建记忆,对原乡生活想象力进行重构书写。在《擎天大地》这本集子中,燕成的开篇之作就是《故乡志》,把能吃上凉粉的"母亲的竹寨"、"漫山遍野都长满了杨梅和油茶"的梅花、春江水暖的埂溪,款款道来。这些村寨对我来说,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经常听说过,陌生是因为没有去过。导演贾樟柯说,"你没有离开,就产生不了故乡的概念。"村里的知识分子二叔、"偷偷地给我包上一些刚腌制好的新鲜酸菜"的二娘、卖了半辈子肉的满舅、"说话细声细气"的向叔、"挑着了母亲的担子"的大姐,是燕成永远不忘的记忆。家乡的烟肉、油茶、腌鱼、刨汤,其间滋味,离家越远,就"愈加地想念"。

尼采曾经说:"凡一切已写下的,我只爱其人用其血写下的。"饱含血肉,极具打动人心的力量。是黏住人们感情的强力胶,让人产生共情。《擎天大地》五位作家饱含深情所写的,是我们所熟悉的,难免不让人产生共情。

王安忆说,散文,真可称得上是情感的试金石,情感的虚实多寡,都瞒不过散文。它在情节上没有技术可言,同语言境遇一样,它有就是有,没就是没。它确实没什么格局,花草鱼虫,亭台楼阁,均可自成一体,但你不可瞎说,必须据实,否则便成了童话。可是散文还是不能虚构,在这不能虚构的前提之下,再怎么宽容,它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它不是操作性强的东西,有些非制作的意味,你很难想象它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产品。它是真正的天意。它的情节是原生状的,扎根在你的心灵里,它们长得如何,取决于心灵的土壤有多丰厚,养料有多丰厚。《擎天大地》就是扎根于天柱这块土地,蓬勃生长的结果。

燕成在"后记"中说:"取书名《擎天大地》,以暗射我们内心深处蓄积了多年的'大地情怀'"。《擎天大地》是五位作家对大地的和声,也是对家乡天柱镜像的映射,是对这块大地的回声。

评论



清水江

刊头图

王康年 摄